思旋天地 思旋

中國改革開放必然成功

百花齊放，椰林飄香。中國兩大寶島之一的海南島，正迎接百方來客，聚賢此地，召開2018年海南博鰲亞洲論壇盛會。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會上發表重要講話，贏得滿堂賓客熱烈掌聲。

正當美國挑起保護主義的戰場，令各國領袖和人民不安之際，中國在國家主席習近平領導下於海南博鰲舉行以「開放創新的亞洲，繁榮發展的世界」為主題的盛會，則以「開放」與「包容」的態度，迎接客人，令賓主皆大歡喜。

在會議上二千多位嘉賓包括國家元首領導、國際機構組織的領袖及企業界名流等等，顯赫嘉賓捧場，彰顯中國泱泱大國及人民領袖習主席的風範和魅力。由習主席所倡導的「世界命運共同體」的成果，在外交、政治、經濟上廣交良朋益友。顯然，當今中國不但已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而且更成為了世界話語權強國之一。

其實，所有來者最期待是習主席的重要講話。習主席精闢而有意義的講話中，首先以今年中國開放改革40年作開場，強調中國深化對外開放改革，並以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路向，與全體人民一起砥礪奮進，強調「條條大路通羅馬」惹來嘉賓內心的共鳴與掌聲。與會者最渴望聽到的是習主席在中國今後的重大對外開放舉措，能否令他們覓得商機，獲得紅利。習主席強調中國四大措施，包括拓寬中國金融對外開放，歡迎保險、證券等領域外資持股比例，構建開放投資便利化，減低入口商品關稅，包括汽車與高質商品。不但可令外國進口中國增多，且可令中國人民享受高品質的商品，過高質素的生活。保護知識產權，並改善投資營商環境，將更吸引世界各國來華投資，增加競爭力。習主席呼籲「互利共贏」。

雖然，中國有關外交部官員澄清並無與美國進行經貿磋商，但是由於大家對習主席的重要講話及中國今後的藍圖指引非常有信心和憧憬，因此，香港股市在本周二應聲彈起，單日升幅在執筆之時近五百點。香港恒生指數將向三萬一千點進軍。

習主席滿懷信心地說：「中國改革開放必然成功，也一定能夠成功！」我們以此作座右銘。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博鰲亞洲論壇2018年年會」開幕禮上，發表重要講話。 新華社

翠袖乾坤 連盈慧

港人不快樂？

2016年英國新經濟基金會發表「快樂地球指數」，香港排第123位；2017年聯合國《世界快樂報告》，香港排名第71位；2018年美國蓋洛普中心《55個國家或地區快樂報告》，香港排名76……

香港人快樂不快樂，為什麼由英美和聯合國調查來作實？以沒踏足過香港的英美白人調查員的白眼，尤其是歧見在先的英國，沒把香港看成悲情城市才怪，香港人不快樂的指數，怕只有連香港名字都沒聽過的外國人才相信。

任何地區的人快樂不快樂，真是要問當地人，事實要問，也來得無聊，問甲乙丙丁，肯定也不會得出同一答案，都是地球人，不同宗教都有共識認為「人生苦」，照這個說法，幾乎已認定每個人出生之後就不快樂了，所以西方宗教嚮往天堂，東方宗教勸人修道擺脫輪迴苦，有說做人「不煩」就不是「凡人」，煩，就不快樂了。

《少年維特的煩惱》作者歌德在對話錄中，坦言他活到七十多歲，真正快樂的日子加起來不足三十天，便知道他不只少年時有自傳中維特的煩惱，到了浮士德的年紀，還是不開心，跟他同時代生於富貴之家、悲觀主義哲學家叔本華，要是當年有什麼「世界快樂報告」，德國人快樂指數便肯定排最尾。

其實城市人快樂不快樂，最好還是由當地的孩子來決定，看香港滿街以跳跳蹦蹦得意姿態走路的小男孩；給媽媽悉心打扮成小孔雀般的小女孩，似乎已經看到多少快樂的端倪；再不然留意近年五步十步一見的大小食肆，招牌愈來愈光亮，生意愈做愈興旺，每加價一次門前食客長龍愈排愈長，誰會相信這些港人不快樂？除非如心理學家所說，不斷追求美食的，都是抑鬱症患者，企圖滿足口舌之慾，安慰自己……也許這才是一九九七年後到外國定居活得不開心的移民才樂於相信的「事實」。

■快樂的香港小孩。 作者提供

獨家風景 呂書練

另一個中環

中環是香港的心臟地帶和商業中心，更是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象徵。這裡的商業氣息很濃，不但是職場競爭、資本追逐的獵場，也是摩天大樓競高的地方。

對一般OL來說，能到中環上班是一種身份象徵，雖然近年有人批判「中環價值」，但它的象徵性地位仍不可取代。

就我個人來說，對中環，還有另一種情懷。記得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我和家人移居香港，父親帶着我從佐敦碼頭乘渡輪到中環辦證件，在微風輕拂的渡輪上，抬頭見到的是昂然而立的康樂大廈（即今日怡和大廈），其設計獨特的圓窗在陽光的照射下，好像藏着一些秘密，予人想像。

記得當時父親認真地說：「記住，那就是中環！」對一個有點膽怯又帶點好奇的少女來說，那座高樓像一道堅實而挺拔的偉岸，可以依靠，當然也很摩登。

後來，我家一度搬到今日信德中心對面的高樓居住，我常坐着「叮叮」（電車）到灣仔上班，節假日就到域多利皇后街的三聯書店「打書釘」。之後，我曾經三度在中環工作過，其中一次是一家集團旗下的出版社，那是一段非常難忘的「雜誌生涯」。

我們一個小小的創作團隊在這個有規有矩的地方過着一段格格不入的日子，因為雜誌人投入工作時，往往忘了時間和空間。好多次，工作至清晨，或者假日加班，累了，就步出大廈透透氣，在鱗次櫛比的高樓之間，微風透過縫隙飄進來，沁人心脾，是何等奢侈般享受，那是難得清靜的中環。所以，在我的印象中，摩登而繁榮的中環還有另一種味道：古色古香和淡雅有序。

但今日，這個心臟地帶難得一見的清靜日子卻聚集了另一批人——菲律賓傭工，她們本來只是借這個免費之地聯誼，以解思鄉之愁，卻在人們不知不覺間，擴大到「佔領中環」之程度，規模之大和活動之多令久違了的我有點咋舌。

這群異鄉人已不僅僅是三五成群話家常，更已構成一個「天地」，這裡好像是她們的家園，有依偎而睡的，有分享佳餚的，有唱歌跳舞的，還有把馬路當天橋使用的，「模特兒」在充滿節奏感的音樂帶動下，裝腔作勢地扭擺身軀，乍看還以為是戶外時裝秀。

當然，她們都很暢快，彷彿一周來在僱主那裡受到的晦氣都在輕歌曼舞中蕩去……記得多年前，從遮打花園通往碼頭的隧道，無論是地面、牆壁，還是光線，都光潔亮麗，連地上的乞丐似乎也乖巧順眼。

但在今日，這道遊客眼中的人文風景卻嘈雜凌亂乃至陳腐污穢，我的心情卻矛盾起來……

方寸不亂 方芳

老校長與阿姐

吳康民老校長九秩晉二，培僑校友日前為老校長舉行壽宴，假中環大會堂筵開27席，政商名人雲集，吳老既是資深教育家，又是知名政論家，參與全國人大議政論政逾30年，他所寫的政論，曾在香港的政壇激起無數浪花。吳老近一個世紀的個人經歷，本身就是一部香港重量級的「書」，得到各界的敬重。

香港前行政長官、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特前來祝賀，他說，吳老比他年長11歲，精神氣足，令人佩服。

另一焦點人物，是坐在吳老身邊的汪阿姐（汪明荃）。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吳老與汪阿姐同為全國人大代表，曾有一起共事的日子。當年汪阿姐初涉足中國政壇，在議政論政方面，向吳老多有請教，所以阿姐尊稱他為老師。

當晚吳老是壽宴的主角，校友輪流上前要求合照，阿姐坐在吳老身邊，無可避免入鏡，作為明星的阿姐，雖做慣鏡頭主角，但也不好意思搶主人家的鏡，席中要求換位避鏡。

其實，當年開人大會議，吳老和阿姐也有過鏡頭干擾的趣事，話說當年，阿姐以香港電視頭號花旦開人大會議，鋒頭一時無兩，開大會時，吳老坐在阿姐前的位置，飽受干擾，當他們全神貫注聽取報告，射燈多次大亮，刺眼得很，閃光燈閃個不停，焦點全對着汪小姐，有些記者為拍近距離，向坐在前面的吳老擠壓，他被迫側着身子聽報告，為此，吳老曾向港澳記者大發牢騷，這種干擾雖因阿姐而起，但吳老並沒有怪罪阿姐，他認為不關阿姐的事。世上無絕對，事過境遷，今回輪到阿姐調位要避吳老的鏡頭，倒是頗滑稽的。

吳老對汪阿姐是有讚無彈的，他說，阿姐第一次當人大代表時，對很多東西不熟悉，但她很努力，總是爭取去看一些傳統劇目，與藝術家聯絡，參與文化藝術專業座談會，提出很多建言。汪明荃幹事業的認真性格，在她當人大代表中也有充分體現。

書聲蘭語 廖書蘭

也談粉嶺高爾夫球場

有關收回粉嶺高爾夫球場興建屋苑一事，旅遊業界的老行尊蔡百泰心中有話要說，他認為本港的政黨、政客以及有分量的社會人士都不願站出來表態，所以，他以83歲高齡，在香港旅遊業界經營50年的身份來說話，不吐不快！

蔡老認為香港是全球最欠缺高爾夫球場的著名城市，如今連這個球場也放棄而改建房屋，實屬愚不可及。香港的郊野公園佔地比率達40%，棕地也十分廣闊，只要從郊野公園撥出小量土地供給興建房屋，便可解決土地供應的問題。希望環保人士同意，郊野公園少了這幾個百分點的土地面積，不但不影響香港人的郊遊，更不會影響大自然環境，卻可解決千千萬萬等待安居樂業的市民住屋問題。

香港粉嶺高爾夫球場成立於1889年，已有近130年歷史。1933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蕭伯納曾經到訪，1968年新加坡總理李光耀亦曾落場打球，這些點點滴滴都是珍貴的歷史資產。近來有人提議，要打高爾夫球就到鄰近的深圳打，反正交通這麼便捷，高球會土地應該用來建屋云云，以這個邏輯思維來論，香港不需要文娛設施，不需要戲院、圖書館、游泳池……全都用來建高樓大廈。香港人若想要運動，想要看電影，就坐車到深圳去，反正交通這麼便捷！可以嗎？

粉嶺高爾夫球場每年舉辦大型國際賽事，每周一至周五都公開供市民大眾使用，是一個屬於香港人的運動場地。蔡百泰建議，我們可以要求球會把公開給市民大眾使用的日數增至包括周六，共6天，只保留周日供會員使用，以保障其長久以來的會員權益。

其實這片廣袤的土地（約170公頃），原是原居民所擁有的，球場上有很多原居民祖先的山墳和金塔，包括新界五大氏族：鄧、彭、文、侯、廖及其他姓氏的族群。根據文富穩所說：「掃墓的時候見到一些高爾夫球散落在他們祖先的墳上，還見周圍都有鞋印。」誰願意在祖先的山墳上，看見許多被人丟棄的雜物呢？他呼籲前往打球的人士要尊重原居民的祖先。即便如此的景況，他仍然贊成維持高爾夫球場原狀，不欲看見又是興建一大群的石屎森林。

筆者在資料中看到，在1915年至1920年間，原居民已搬走大量山墳，在舊場10號球洞之地，被稱為「Tommy Tucker」（取自粵語諧音「唔得啖」），就是因為仍有不少金塔，而原居民說「唔得啖」意欲保護祖墳阻止打球，以免祖先金塔被高球打中。無論是旅遊業界的老行尊或是原居民代表都認為香港是個國際城市，必須有多元的文娛康樂活動，建議將粉嶺高爾夫球場列為歷史文化古蹟。

■1938年粉嶺高爾夫球場。作者提供

百家廊

春季到來榆錢香

韓小榮

在我的家鄉，榆樹是農家小院裡最常見的樹種。榆樹屬於落葉喬木，喜光、耐旱、耐寒，壽命可長達千年。榆樹不開花，它的果實叫榆錢。

春季的四月初，放眼一望，就會發現枝頭的榆錢兒已經按捺不住蓬勃的熱情，率先傲立在枝頭。它們一團團，一簇簇，像趕集一樣熱鬧。榆錢的顏色是淡綠色的，倘若是紅色的，人們一定誤認為它們就是榆樹的花兒。

榆錢隨風飄揚，四海為家，它落到哪裡，就在哪裡生根發芽，並繁衍出無數的後代。榆錢還有另外一個名字叫做榆莢。唐朝韓愈一首著名的《晚春》，詩人把榆錢品格巧妙提升。「草樹知春不久歸，百般紅紫鬥芳菲。楊花榆莢無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飛。」你看，榆莢不因無才思而自卑，它飛舞在空中，讓晚春景色更加美好。

榆錢營養價值很高，含有豐富的維生素。在民間，榆錢的吃法有很多種。直接把榆樹上的榆錢捋進嘴裡，這樣的食用方法簡單直接，童年的夥伴們，都喜歡這樣吃。將鍋裡的米粥熬製粘稠狀，撒入新鮮的榆錢，再稍微煮上幾分鐘，然後起鍋。這樣的榆錢粥，風味獨特，百吃不厭。清代詩人郭誠在《榆莢羹》中寫道：「自下鹽梅入碧鮮，榆風吹散晚廚煙。揀杯戲向山妻說，一箸真成食萬錢。」一箸「萬錢」，不免喜氣洋洋，詩人食榆莢的同時不忘和妻子逗樂，好一幅溫馨的生活畫卷。

籠蒸榆錢飯，就是將新鮮的榆錢兒採來，用清水淘淨，拌以麵粉，放入籠屜中蒸熟。根據個人口味，或鹹或甜，放入佐料。劉紹棠散文名作《榆錢飯》這樣敘述：「九成榆錢兒攪合一成玉米麵，上屜鍋裡蒸，水一開花就算熟，只填一灶柴火就夠火候兒。然後，盛進碗裡，把切碎的碧綠白嫩的春葱，泡上隔年的老醃湯，拌在榆錢飯裡；吃着很順口，也能哄飽肚皮。」這樣的玉米麵榆錢飯，令作家念念不忘。以至於多年之後，作家瞅準了季節回到故鄉，還想着再吃上一回榆錢飯。但是，人們的缸裡，不是大米就是白麵，有了榆錢兒，卻沒有玉米麵。雖然沒吃上玉米麵榆錢飯，作家心裡卻是欣喜的，因為，曾經苦難的人們終於過上好日子了呀！

現代人物質生活太豐富，喜歡粗糧細糧搭配吃，玉米麵超市裡隨時都有。去年春天，我從老家採來一袋子榆錢，嘗試着做過一次玉米麵榆錢飯。家裡春葱倒是有，隔年的老醃湯哪裡找去？劉紹棠筆下的榆錢飯那是地方特色，模仿不來的，只好將就着吃了下去。好在，味道也不錯，就是感覺不如小麥麵榆錢飯好吃。

來到濟南後，吃榆錢的機會少了。偶爾在路邊見到榆錢，我就盯着看半天。那些渾圓而飽滿的榆錢，很容易讓我思緒紛飛。我家的老院子有十幾棵大榆樹，是我祖父年輕時種下的。聽祖父說，鬧饑荒的年代，他就是靠啃榆樹皮活下來的。要是趕上春天，他也會靠榆錢和榆葉充飢。我出生的時候，家裡的日子好過多了，再也不用指望院裡的榆樹救災救難。祖父喜愛那些榆樹，只要他發現樹上生了蟲災，總是想方設法幫着療傷，讓榆樹健康成長。

受祖父的影響，我喜歡榆樹，更愛那一串串玲瓏可愛的榆錢兒。那一天，我爬到榆樹上，折來幾枝榆錢，吃了個口舌生津。祖父則坐在板凳上，笑呵呵給我講了一個榆錢傳說。「古時候，一位農民下地回家，路上看到一位衣衫襤褸、皮包骨頭的老人。農民於心不忍，就把老人背回了家。農民的老婆看這位老人快要餓死了，就趕緊把家裡僅有的一碗米煮給他吃。老人吃飽了，頓時精神煥發。他說要報答農民的恩情，就從貼身口袋裡掏出來一包植物種子。老人讓農民盡快把種子栽種，說這是將來救命的神樹。農民如獲至寶，去自家的院裡栽種了幾棵，又把剩下的種子分給了村民。幾年之後，天氣大旱，地裡寸草不生，人們餓得前胸貼着後背。正當人們奄奄待斃的時候，卻驚奇地發現院子裡的小樹上結下了許多像銅錢一樣的綠油油的小東西。有幾個孩子爬上樹，捋了一把放進嘴裡。很快，村民們知道了這是一種果實能充飢的神樹。他們興高采烈聚在一起，都說那位老者是太白金星下凡，故意裝潦倒來試探當地農民的心腸。」

祖父最後總結說，因為神樹的果實嬌小玲瓏，猶如美玉，這種樹開始就叫「玉樹」，後來才演變成了榆樹。哦，原來榆樹也叫玉樹啊！我腦洞大開，問祖父：「我們家牆壁上的年畫，畫上的搖錢樹是不是榆樹？」祖父被我問住了。過了一會兒，他說：「榆樹應該就是搖錢樹的原形，人世間的花草樹木雖多，畢竟只有榆樹的果實最像錢幣，況且，榆樹是太白金星送到人間的神樹，神樹既然能救人，也應該算搖錢樹吧！」我信服地點點頭。祖父又說了一個謎語讓我猜。「搖錢樹，兩個杈，杈上豎立十根芽，搖一搖，開金花，美好生活就靠它。」我以為謎底是榆樹，祖父卻說：「人的雙手就是搖錢樹。」

北京豐台區有個村莊，早些年，村裡榆樹特別多，被有關部門命名為「榆樹莊」。榆樹莊人民與時俱進，因地制宜建造了一座公園。園內古典風格，江南神韻，雖是人工，宛若天然，被人們習慣性稱為「榆園」。我在北京的那段日子，和北京的朋友曾去過榆園一次。那是個夏天，看不到榆錢兒，只見到兩棵枝繁葉茂的大榆樹。事實上，榆園真有點沽名釣譽，園裡根本沒有幾棵榆樹。問了下園丁，園丁解釋說，榆樹是寶樹，從根到梢都太香了，容易招蟲子，招蟲子呢，榆樹就不美觀，所以，榆園以觀賞樹木為主，像榆樹這種實用樹木少之又少。

原來如此！榆樹自甘平凡，從不居功自傲。或許，農家的小院，普通的土壤，才是適合它們的容身之所吧！

琴台客聚 伍呆呆

甘蔗難得兩頭甜

我向來不大愛吃水果，但我對甘蔗的狂熱喜愛程度常常令人感到驚訝。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路過水果檔，看見甘蔗我便要買，買回去不吃完便停不下來。而我對甘蔗的喜愛無法追究根源，似乎從很小的時候就開始了。

小時候我隨父親的工作調動，在廣東英德住了很長一段時間，小學和中學都在英德讀完。英德是著名的甘蔗產區，我們學校便被包圍在一片甘蔗田裡，到了甘蔗成熟的季節，遠遠看去，學校周圍豎起了一圈紫紅色的屏障，而在那一片紫紅上頭，甘蔗尖上的一截綠葉似乎漂浮在紫紅屏障之上，看上去蔚為壯觀。

甘蔗產量大，賣得也便宜，當時的兩元人民幣便可以買上一大捆，按根數計，大約有十幾二十根。那時候也沒有太多的零食可吃，甘蔗是最實惠的解饞食品，知道我愛吃，整個冬天，家裡父親買回的甘蔗幾乎沒有斷過，從初冬上市可以一直吃到來年清明前後。

吃甘蔗不單能解饞，也是我家的娛樂保留節目。我們住的是父親單位的家屬房，在半山，是一溜兒的平房。我家住在平房的最端頭，端頭的空地旁邊便是一個小斜坡，小斜坡下面是一片灌木叢。冬天天氣好的時候，我們全家便把椅子搬出去，坐在空地上啃甘蔗。一根甘蔗被分成四段，根部的那節因為最甜，被切得最短，頂端的那節恰好相反，所以切得最長。小弟年紀小，不懂其中奧妙，往往選擇了最長的那一節。此舉一直被我們調侃到現在，認為沒有孔融之風。吃完的甘蔗渣我們便用來比賽，比賽誰把甘蔗渣吐得遠，這個時候，贏的往往就是小弟了，總能把甘蔗渣吐到灌木叢中，「蔗渣化泥更護花」。

在學校也吃甘蔗，吃到春暖花開的時候，老師便警告「清明蔗，毒過蛇」，讓我們過了清明就不要再吃甘蔗。當然，嘴饞起來的時候，誰也不記得老師說過的話。直到真的有人「中招」拉肚子，才知道老師說的話是真的。後來有了網絡的便利，上網一搜索，才知道因為清明後氣溫升高，甘蔗容易發生霉變，吃了當然容易拉肚子。

從前沒有專門的削皮刀，吃甘蔗也叫啃甘蔗，皮全靠「啃」。到了現在，我吃甘蔗仍舊不喜歡削皮。村口水果店賣甘蔗的小伙子最喜歡我去買甘蔗，因為不用削皮，他便省去了一道麻煩的工序，只把甘蔗截成段交給我便是。其實吃甘蔗的樂趣全在「啃」，啃開紫紅色的甘蔗皮，露出裡面白白的蔗肉，便有一種難得的成就感。還有很多人不愛吃甘蔗的結，殊不知甘蔗最好的味道全在結上，它不同其它部分的酥、脆、甜，而是更加的鬆軟，有一股特殊的香味兒，若是連着甘蔗皮一起咀嚼，味道更甚。

許是吃得多了緣故，我對挑甘蔗也有一定的心得。紫紅色的甘蔗，皮上必須帶着一層白霜才好，甘蔗最好是筆直的，這樣能夠證明它接受的光照均勻。甘蔗身上若是有霜凍的裂縫，這根甘蔗必然是極甜的。從前的甘蔗是根部較甜，因為根部生長的時間較長，糖分積存得多。如今的甘蔗要吃蔗尖部分，因為如今的甘蔗放了大量的化肥去種，根部積攢的化肥多，尖部吸收的化肥少，自然就比根部要甜。

和其它的大部分食物一樣，甘蔗也隨着科技等方面的進步，外形不變，而內裡早已變得不是我們熟悉的感覺了，那種自然的，如今人們正在狂熱追求的「原生態」的感覺。人們已經習慣了去破壞自然的一切，然後又去追求它們原本的面目。

什麼時候能吃到兩頭都甜的甘蔗，大抵就是人類開始對自己的行為醒悟的時候了。